

《幸福老茶馆》里的龙门阵

◎ 冯俊龙

我的岳父生平第一次走进四川人民广播电视台，就是与《幸福老茶馆》节目主持人夏天老师，就自己的退休生活进行现场直播。

“小岳父”是我对岳父弟弟的称呼，他今年已经71岁。小岳父前半生一直生活在农村。西充偏远地区干旱缺水，看天吃饭本已不易，小岳父养育了两个子女，生活更加艰辛。45岁那年，小岳父毅然扔下锄头，奔向外面的世界。头脑灵活、为人忠耿而且做事踏实的小岳父，在广东一家央企，将他的聪明才智与勤劳朴实发挥到极致，给企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竟然光荣退休。退休之后回到四川，又将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有声有色。

在成都生活的几年时间，小岳父过得有滋有味。每天早晨，他天明即起，穿一身宽松的练功服，拿一把缀红穗的太极剑，去公园练太极拳。

说起与太极拳结缘，小岳父绘声绘色。他在广东上班期间，有一天去公园，看见一位仙风道骨的人在打拳。那人一招一式如舞如蹈，辗转腾挪行云流水，一套动作完毕，竟然气不喘声不变，和颜悦色地问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小岳父：“你看得这么认真，来和我一起

练？”小岳父这才知道那人练的是太极拳。最让小岳父惊讶的是，那人竟是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

小岳父心直口快地问：“您教我收费吗？”这位林姓传人说：“我不收费，只希望你将来教其他人也不收费，将杨氏太极拳发扬光大。”小岳父从此开始在工作之余，跟这位林老师专心致志地学练太极拳。小岳父不但身体和精神越练越好，而且对打太极拳越来越痴迷，在退休之前就拿到了太极拳教练证。

退休后的小岳父，有了更多时间练习太极拳。每次在公园一亮相，身边总是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于是，小岳父就如当初自己一样，从看热闹的人中挑选了一个又一个“有缘人”来跟随自己学习。久而久之，“打太极拳的黄师傅”（小岳父姓黄）声名远扬，小岳父很快建立起一支队伍，在成都的公园里天天练拳习剑、谈论太极，好不快活。

大家都以为如鱼得水的小岳父要在成都扎下根来，甚至有可能展开拳脚“大干一番”，小岳父忽然从省城成都回到川北西充，在老家小镇上“安营扎寨”了。

《幸福老茶馆》节目主持人夏天老师听小岳父说到这里，自然也是吃惊不已。夏天老师一本正经地问：“是乡愁难解？还是有其他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小岳父眉头微皱，“老家有我的同学朋友，也有熟人老乡，我们常有联系。我得知他们中有些人因为打牌赌博，或者闲得无聊，东家长西家短，不是和家人发生矛盾，就是和邻里闹得伤和气。”

小岳父沉默片刻，忽然“哈哈”一笑：“我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回去教他们学打太极拳。”

“农村人干惯了农活，会跟您学打拳练剑？”夏天老师问道。

“开始确实有点难，但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用心，铁杵也可以磨成绣花针，嘿嘿嘿……”小岳父的笑声里隐藏着诸多辛酸，但更多的是自信。

原来，小岳父向村民们打出了亲情牌、友情牌，不厌其烦地向老乡亲们灌输“多锻炼，少生病”“为本地区争荣誉”之类的话，便是让这些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换上了飘飘欲仙的练功服，拿起了闪闪发光的太极剑，练起

了“一起一落似云飘，一松一紧如风起”的太极功夫。

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夏天老师谆谆善诱，小岳父侃侃而谈，直播间里洋溢着欢声笑语。夏天老师对逻辑思维清晰、谈吐自如的小岳父尊重有加。豪爽耿直、善解人意的小岳父，对遇见的每个人都心怀感恩，对与他有关的每件事都竭力做得尽善尽美。

“太极运动是有氧运动，可以让习者强身健体，更具耐性……”小岳父感慨不已，对他周到服务并且无微不至关怀的节目主持人心怀敬意，发出由衷之言，“一个人只要心怀感恩，他遇见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个人只要懂得珍惜，他获得的一切都会是美好的。”难怪小岳父现在心甘情愿留在老家，难怪老家那些淳朴的乡友都心悦诚服地跟他练习太极拳，难怪知识广博、会摆龙门阵的夏天老师与小岳父一见如故。

小岳父与夏天老师的龙门阵，已经转换成一种巨大能量，通过《幸福老茶馆》的电波，传递给了收听节目的所有听众，相信更多人会感恩遇见的一切，更多人会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

那些早起的人

◎ 赵仕华

清晨，当我步入小城中心的农业观光园时，内心涌起一股如同鸟儿翱翔于天际的自由感。这里，满眼皆是生机勃勃的绿色，是小城的绿洲，让我得以暂时忘却工作的繁忙，沉浸在这片刻的宁静与惬意之中。

早晨的观光园，弥漫着一股独特而宁静的生活韵味，让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宁静与和谐。

小河之畔，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其飞檐翘角，画栋雕梁，黛色瓦片与红色立柱相映成趣，显得格外雅致美观。每日清晨，总有一位年迈的唢呐艺人，手持那悠扬的唢呐，面向晴空如洗的蓝天，吹奏起动人的旋律。

蓝天悠悠，唢呐呜呜，两者交织成一幅别样的风景画，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唢呐的旋律时而高亢激昂，犹如狂风骤雨般震撼人心；时而低沉婉转，仿佛细语呢喃，温柔而深情。它既能欢快地跃动，如同春日里和煦的阳光，

温暖而明媚；又能哀愁忧伤，如同秋日里飘零的落叶，引人深思。在老艺人的演绎下，唢呐之声仿佛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随着其手指的灵活翻飞与气息的变换自如，不断变换着旋律，时而欢快愉悦，时而哀愁缠绵，让人沉醉于这音乐的世界之中，思绪随着旋律起伏，产生了无尽的遐想与感悟。

不时有晨跑者轻盈地掠过了我的身旁，他们的步伐迅捷而充满活力，如同与清晨初醒的鸟儿进行着一场默契的竞赛。他们经过之处，鸟儿惊起，振翅高飞，行人注目。

再往前行进，我的视线捕捉到了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妇。在葱郁的柏树之下，他们各自紧握着萨克斯管，全身心地投入到那悠扬的旋律之中。时常有行人驻足，投以欣赏的目光，仿佛被引领至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构建的音乐宇宙中，神情专注且自得其乐。原来，他们的演奏，并非为了迎合旁人的喜好，亦非追逐名利的光环，纯粹

源自对音乐无尽的热爱与执着。

小河边，几位垂钓者静静地坐着，他们的鱼竿随着水流轻轻摇曳。小鱼们时而跃出水面，拨动几朵水花，像是在与他们对话。还有背着书包、嘻嘻哈哈经过我面前的小学生；路边铺一张塑料薄膜，展示着自家新鲜蔬菜和果实的卖菜人。他们，都映衬着这个小城的简朴与美好。

“今天的菜新不新鲜？”我打趣地问一位卖菜大妈。

她笑呵呵地回答：“都是今早摘的，你看这西红柿红得跟小孩的脸蛋似的。”

旭日初升，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拉开序幕。看着身边早起的人们，我感到无比温馨和鼓舞。他们用朴实无华告诉我们，生活的美好不仅在于远方，更在于我们心中那份对每一天的热情和期待。而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这份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草原童话

孔祥秋 摄

飞鸟相与还

◎ 周汉兵

雨说下就下，天说晴就晴。午后的一场暴雨，把天空洗得纯净，蓝得通透，夕阳分外灿烂。

我漫步来到一个湖畔。说是湖，其实只是城市公园里的一个水域。湖叫鹤鸣湖，坐落在鹤鸣山上。相传，唐代道士谢自然众目睽睽之下在这里白日飞升成仙，当日群鹤飞鸣，飞掠而过湖面，鹤鸣山、鹤鸣湖由此得名。

我静静地立于岸边，绚丽的晚霞铺陈天空，和着绿树倒映湖里，让人沉醉其中。此时，我在祈盼，我也在等待，希望能有仙鹤飞来，或者普通的白鹤也行。没一会儿，湖的上空真的飞来一群精灵。是什么飞鸟我分不清，但断然不是鹤。有飞鸟，公园就多了生机和灵性。至于是什么飞鸟，其实不重要，就像早上能听到鸟鸣声一样。

我一直以为，乡村才是鸟儿真正的天堂，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而城里的空间太拥挤，能让鸟儿安家的地方实在是太少。因而，能听到鸟鸣，能看到鸟飞，确实是很幸福、很闲适的事情。

每天早上晨光熹微，美妙的鸟语就把我唤醒。“叽叽叽！”“啾啾啾！”仔细聆听这鸟语，犹如天籁之声，让人心旷神怡。这声音，时而羞羞答答、轻吟低唱，时而切切喊喊、委婉缠绵，时而清脆清脆、激昂高亢。

听鸟的叫声，不用费劲地去找鸟的存在，只需要悄悄地去看。不见鸟身，却闻鸟声，总能给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想鸟儿在哪里，想鸟儿在干什么，想鸟儿的心情……这恰如我们的生活，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不要太明白，不要太清楚，心底反而更明澈、更敞亮，也更洒脱、更幸福。

常听鸟声，看见鸟却难得。在城市里，我很少看到像乡村那样结伴而飞的鸟群。是很少，也不是没有。春天燕归来的日子，翩然而至的燕子夜晚栖息在街头的电线上，像极了五线谱。也似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一字排开、间距一致地停留。这些燕子密密麻麻的，叽叽喳喳，蔚为壮观。清晨，燕子们又悄然飞走，不见踪影，演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特景象。但有一天，它们突然一下全部消失了。只有鸽子，倒是城里群飞的常客。鸽子都是居民养的，家在城市，可以在城里自由翱翔，没有人去干预它们。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浮绕于峰际；成群的鸟儿，结伴而飞，归向山林。我很陶醉这样的画面，很留恋这样的意境，不过这样的景致在城里是难得一见的。日落时分，我偶尔会来到城郊，想邂逅这样的景象，却看到另一道“风景”。在小区的空余地，抑或是在城市边缘的零星地角，总能看到几个种粮种菜的市民。他们多是随子女入城的农民，身在城里，根在乡村，像极了飞入城市的鸟，这里只是他们的居住地。再想想自己，也像一只生活在城市的鸟，定居城市几十年，骨子里依然眷恋乡村。

突然从树上飞来一只鸟，落在我身边三五步之外。那是一只麻雀，它盯着我看，我盯着它看，想接近我，又害怕接近我。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我挪动几步，它也向前跳动几步，始终与我保持着三五步的距离。正在此时，刚才在湖面上飞过的鸟群又出现了，它们在湖上空绕飞了两圈。然后，它们变换了队形，头鸟飞向了湖畔的山林，群鸟展翅紧随其后，我身边的麻雀也突然腾空而起，追随群鸟飞去。

我猜想，这山林就是鸟儿的家吧。猛然间我似乎更加确信，鸟和人其实是相通的：家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飞得再高再远，倦鸟终会归巢。

母亲的“秋色赋”

◎ 马亚伟

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流行绣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包括眼神还不错的老奶奶，都加入了“绣花大军”。女人们忙完农活，闲来绣花，既是爱好，也是休息；既可修身养性，又能彰显心灵手巧。

我的母亲痴迷绣花，她用绣成的作品做手帕、枕套等，陶醉其中，怡然自得。秋天到来的时候，母亲忽然说：“要是能把秋天的风景绣出来就好了！”那时绣花都有现成的图样，图样有喜鹊登梅、鸳鸯戏水、富贵牡丹等，可是没有秋天的风景。母亲为了得到“秋天风景”的图样，去周围的村子里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还真找到一幅合适的图样，上面有金黄色的向日葵和玉米，还有红苹果和黄鸭梨，看上去五彩斑斓，秋色灿烂。

母亲按照图样开始“绣秋天”，她绣花的动作很优美，神情专注，手指灵活，完全是在享受创作过程。我现在想来，她确实是沉浸在创作中，脸上的表情无比愉悦。她在创作一幅“秋色赋”，穿针引线，轻挑慢捻，分明就是在

布局谋篇，起承转合。母亲不着急，一点点慢慢绣。她在朗朗秋光中，创作着“秋色赋”，有时好像灵感会忽然降临，让她绣得更加痴迷陶醉。

秋天过完的时候，母亲的作品也完工了。她指了指绣好的成品，喜滋滋地说：“别人的秋天已经过完了，我的秋天还在呢！”母亲绣出来的秋天，真是特别生动，那些颜色用得恰到好处，上面仿佛能溢出秋天的香味来。她把作品做成枕套，冬季来临时，她日日枕着一幅秋色图而睡，想必梦里依旧有秋天的芬芳。母亲用“秋色赋”为秋天留影，为时光留香。

有一年秋天，母亲很想绣一幅红叶图，她觉得红叶的色彩最能代表秋天的灿烂。可是没有现成的图样，怎么办？母亲尝试着自己画。不得不说，她还是有些绘画天赋的。她画出来的图样很简单，上面有三片枫叶，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一截短短的、细细的树枝撑起了这三片枫叶。接下来，母亲又投入到创作中。那幅作品出来后，算不上完美，但是颜色太漂亮了。火红

的枫叶，讲述着一个秋天的传奇。母亲舍不得把这件作品做成手帕、枕套之类的了，就当艺术品一样放着，有时间就欣赏欣赏。就这样，其余季节我们也能欣赏到枫叶之美。

有一次，母亲的一个姐妹生了重病，缠綿病榻多年未愈。母亲突发奇想，要给好姐妹绣一幅秋色图。她绣的那幅秋色图上面，有花朵和果实，整幅图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母亲把这幅秋色图送给好姐妹，给她带去了希望和力量。下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她的病竟然好了。后来，我的小妹要结婚时，母亲给她绣了不少作品，上面全是秋天的风物。

母亲能领会秋天的意义。秋天不仅仅是一个季节，还有着异常丰富的内涵，可以升华为一种精神信仰。母亲的秋色赋，是对季节的礼赞，对生活的礼赞，也是对人生的礼赞。

如今我坚持写作，每到秋天来临时，我的感觉就会变得非常敏锐。我捕捉着每一个秋天的字眼，并学着母亲的样子，创作出一篇篇“秋色赋”。

初秋的日落（外一首）

◎ 彭胜发

初秋日落，
宛如一幅淡彩的画卷，
少了夏日浓烈的笔染。

不再是那滚烫的红球，
急切地投入西山的怀抱。
它似一位优雅的诗人，
携着微凉的风，缓缓吟诵。

余晖洒在微黄的稻田，
谷穗低垂，细语丰收的希望。
天边的云彩，如薄纱轻舞，
染上了橙红与淡紫的梦。

夏天的日落，热烈奔放，
是激情燃烧的狂欢。
而初秋日落，宁静深沉，
是心灵沉淀的乐章。

这日落之美啊，
让我思索生活的波折与平缓，
爱情的炽热与温暖，
梦想的高远与贴实。

在每一个日落的瞬间，
我们都在时光里行走，
怀揣着爱与希望，
追逐那永不落幕的星辰。

愿生命的尾声如这日落，
无论热烈还是宁静，
都能绽放独有的光芒。

初秋的第一场雨

在夏日的尾声里徘徊，
尘埃，如疲惫的梦呓，
附着在大地的每一次呼吸。

初秋的第一场雨，悄然而至。
细密的雨丝，温柔且坚韧，
洗刷了叶脉上残留的暑气，
敲打着石板路陈旧的记忆。

雨滴跳跃，似微小的精灵，
在池塘里漾起涟漪。
洗净了房檐，冲净了街道，
把世界变成崭新的画卷。

这场雨，也落进人们心里，
净化了烦躁，唤醒了欢愉。
思绪不再被酷热囚禁，
在清新中自由地游戏。

我们敞开心怀，迎接这洗礼，
期待着秋的丰盛与静谧。
让第一场雨的甘霖，
引领我们走向新的季节。

草帽之美

◎ 张培亮

草帽下的阳光，温暖而柔和
它舞动在田野间
轻轻扬起野草飘逸如诗
那是草帽之美的赞歌

轻轻拿起草帽，阳光透过缝隙
映照出自然的色彩
草帽之美，源于大自然的馈赠
这是生命之歌，大地之舞

风吹过麦田，草帽摇曳起来
如同海洋中的波涛
那是风的诗篇，那是草帽的旋律
它们共同谱写了一曲田园之歌

草帽之下，藏着成长的痕迹
那是风吹雨打的印记
但它的美，从未消退
反而因时间的磨砺而更加动人

草帽之美，不仅仅是它的外表
它蕴含着坚韧、勇敢和智慧
它承载着土地的希望
在田野间翩翩起舞，绽放出生命的辉煌

草帽之美，无以言表
它只存在于心中，只存在于田野间
时刻不忘草帽之美
时刻感受大自然馈赠的诗意